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詳註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_臣瞿秉虔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卷十一

翰林院編修仇兆鰲撰

嚴中丞枉駕見過

平聲 盧氏編在奉酬嚴公之後今從之 趙曰公自注云嚴

自東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為一道時故稱為中丞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若廣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時公已入幕府不應有張翰管寧之語 盧生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寶應元年嚴武為東川節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是年公說旱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其時尚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六月嚴武被召

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東川節度虛懸以章彝
為留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西兩川始合為一道
以黃門侍郎嚴武為
節度趙注應為可據

元戎小隊出郊垌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

去聲

節地分南北任流

一作孤

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

一作白

帽

還應

平聲一作應兼

似管寧寂寞

一云今日

江天雲霧裏何人道

去聲

有少

去聲

微星

上四叙嚴公見過下四感見過之意

兩聲

寧比流萍之迹江天星隱喜使節之過下裁仍屬分承
而未用反結意更深長杜臆翰棄官而寧避世故有
不獨應兼之別少微星公自比詩元戎十乘注元大
也謂戎車也生注小隊簡於騎從足見其風趣邵

注野外謂郊郊外謂林林外謂坳公自長安至蜀乃
自北而南鄭玄戒子書黃中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
鄉晉書張翰字季鷹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
琴翰就循言談相欽悅曰吾亦有事北京使同載而去
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著皂帽布襦
褻布裙隨時單複謝莊詩霧罷江天分少微星見
史記天官書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
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庾信哀江南賦少微真人
天山逸民階廐
空谷門巷蒲輪

遭田父泥

去聲

飲美嚴中丞

桑言索物曰泥飲謂強
留使飲即詩所云欲起

時被肘也

杜臆美中丞指田父之言非公美之
也鶴曰此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詩云拾遺能

住否是未為參謀時也若在廣德二年當奏為參
謀矣又曰舊史嚴武傳既改長安以武為京兆少

尹兼御史中丞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綿州刺史兼劍南東西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東川節度治梓州上皇詔合西川為一道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曰嚴中丞則是未為大夫時所作集中有與嚴中丞嚴大夫嚴侍御嚴鄭公諸題先後可辯也

步屨

悉協切

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

酒

記田父邀飲之由

王禹偁曰屨草屨也宋書袁粲

為丹陽尹嘗步屨白楊郊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

何遜

聯句復看花柳枝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

祀社以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詩

為此春酒以介耆壽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

弓弩手名在飛騎

去聲

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

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

此田父頌美嚴公事而兼述言放農

救親上以仁遠下差科不避下以義報上也曹植白

馬篇名編壯士籍唐書兵志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

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遠注萬兵一萬五十分

為六番以次更代今日長番長在籍無更代也放營

農放回務農也雜色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

差科在長番之外者

開大瓶盆中為

去聲

吾取

此切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

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此田父款留公飲迷言而兼叙事感其意氣之慙而推

本風化之自仍歸美於新尹也左傳子產為火故大

為社拔讓於四方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後

漢劉愷議刺史一州之表二十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

百姓宣美風化王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陶潛詩

父老雜亂言
觴酌失行次

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

何拒隣叟高聲索

先側切

果栗欲起時被

去聲

肘指揮過無

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此詳叙泥飲始末見田父

真率情貌

杜臆公詩田父邀皆去此章可證其寫出

村人口角撲野氣象儼然如畫張達注久客惜人情

言客久而人情之厚更為可惜

此章起段四句中問

八句次末二段各十句史記魏桓子肘韓康子於車

上王洙曰田父舉止無度不可責以禮法

黃希曰

晉陸納謂桓溫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三升今

有一斗以備

杯酌餘瀝

盧元昌曰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

罷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為軍者無寧

歲矣上元三年段于璋反將士大掠蜀民既苦寇又
苦兵讀公枯稜等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
爾江漢人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
得營農而作社乎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甦
息公是年說早云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
已下手開濟矣合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
畧可見又本傳載公往浣花里好與田畯野老相狎
蕩此詩既曰邀我嘗春酒再曰拾遺能住否又曰盆
中為吾取欲起時被肘狎蕩之態又可想見矣劉
會孟曰杜詩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喚喝欲起時被肘
仍喚問升斗此等語併聲音笑貌彷彿盡之郝敬
仲輿曰此詩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傳者宛
轉筆端如虛谷答響字字停勻野老留客與田家樸
直之致無不生活昔人稱其為詩史正使班馬記事
未必如此親切千百
世下讀者無不絕倒

奉和

去聲

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鶴注史謂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為

成都尹而此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春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

去聲

頻直詞才不世雄畧動

一作用

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

從中丞叙起 汲黯匡君嚴昔為諫官廉頗出

將今再為節度直詞故能匡君雄畧故堪出將節鎮本係府尹故其政簡武將而具文才故其詩清 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大中大夫數切諫 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漢書杜周傳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孫權曰公瑾雄畧過人 史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 漢王章傳贊韓延壽厲善所居移風 呂氏童蒙訓詩清立意新此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

言只規摹舊作也南史

徐陵多變舊體有新意

層城臨暇一作媚景絕域望餘春

旂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

此西

城晚眺

暇景餘春城西晚景旂尾樓頭城上近景地

平天濶城

外遠景杜臆地平天濶一聯乃詩家著神

處黃生注動字寫洶湧之狀浮字寫縹緲之意蛟龍

燕雀虛實借對與早朝詩龍蛇燕雀相同爾雅有鈴

曰旂注懸鈴於竿頭畫蛟

龍於旂書地平天成帝念深分閫軍須遠去聲算緡

花羅封

蛟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

南多興去聲緒事業闇相親此叙主眷而望立功也分

句見恩賜特隆辭第言不顧身家觀圖言留心邊事征

南事業欲其安攘以報國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

八司收書帝其念哉前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闔以外將軍制之通鑑石虎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民至鬻子以供軍須漢書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稅二十遠注遠算緡謂不事科斂也蚡蝶麒麟羅錦所繡者承上帝念來故知為所賜之物舊注謂嚴公以此入貢非也宋書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詔賜瑞錦雜彩以著善政唐書代宗詔曰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等錦綺並宜禁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晉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序文皇帝乃命有司撰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固有或差此所謂憶古人也朱注公有同嚴公詠蜀道畫圖詩又八哀詩云堂上指畫圖所謂觀圖憶古人者蓋實事也舊引雲臺畫圖事不切杜征南係公始祖故用以贈嚴

胡應麟曰杜詩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
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尺牘
倒陳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
也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舉天悲富駱
近代惜盧王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
用者也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共傳收
庾信不比得陳琳串用者也至對碁陪謝傅把劍覓
徐君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
王風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煨煉精奇含蓄深遠
迥出前代矣杜詩佳句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
遲與地濶我若晚天高峴首春工力相敵若地平江
動蜀天濶樹浮秦更足函蓋乾坤王介甫地蟠三楚
大天入五湖低
雄渾何減少陵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鶴注此
寶應元

年建巳月
得雨時作

雨映行宮

一作官一作雲非是

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

一云欲動野人

知江邊老病雖無力強

區兩切

擬晴天理釣絲

首章從兩中說起據

來詩而答之

晴理釣絲高魚待赴也

通鑑玄宗離

蜀以所居行宮為道士觀杜詩博議舊書崔寧傳初天

寶中鮮于仲通常建一使院甚華麗玄宗幸蜀常居之

因為道觀寫帝御容置之正室郭英又奏請舊院為軍

營乃移去御容自居之朱云此即玄宗行宮當在成都

城內有謂近萬里橋者非也謝瞻詩揚鑒庾行宮詩

其釣維何

維絲伊緜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

一作先

無泥只須伐竹開

荒徑倚

一作

杖穿花聽馬嘶

一作鳥啼 次章承晴天說入望嚴公枉過也 路

不沮泥見馬蹄可至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

山瓶乳酒下

去聲

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

父洗盞開嘗對馬軍

此為送酒而致申謝 漁父公自謂馬軍即走送者 原注軍州謂

驅使騎為馬軍

楊慎曰孝經緯酒者乳也 張率對酒

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此詩乳酒本之 謝靈運

詩鳴鞭適大阿 憐漁父用楚詞人醉我

醒意 盧注末句暗用羊祜飲陸抗酒事

三絕句

鶴注此是寶應元年作蓋筍生無數必是斷手寶應之歲也

金
卷之四
十一
楸

一作春

樹馨香倚釣磯
斬新花藥未應

平聲

飛不如醉裏

風吹

一云春風

盡何

一作可

忍醒時雨打稀

此詠楸花也一見花間旋憂花落有

莊子方生方死意

盧注宋無名氏鷓鴣天詞不如飲

待奴先睡圖得不知郎去時語意藍本於此爾雅椅

梓郭璞注即楸也

陸璣詩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

為梓本草圖經梓木似桐而葉小花紫

傳燈錄洛浦

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吃百頓棒後

來大悟曰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門外鷓鴣去

一作久

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

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此詠鷓鴣也物本異類視若同羣有列子海翁狎鷗意周弘

正關雞詩少壯摧雄敵賄視生猜忌此猜字所本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

毛晃增韻讀甫

惠平聲

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

此詠春筍也杜門謝人護筍成竹有聖人對時

育物意

杜臆種竹家初番出者壯大養以成竹後出漸小則取食之胡夏客曰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遂

翻為主不迎客用意亦巧

看看守也從嗔任其嗔怒

也趙注上番乃川語

衙覺察雜記杜詩會須上番

看成竹元詩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

上番不獨為竹也韓退之筍詩且嘆高無數庸知上幾

番又作平聲押朱注新新上番皆唐人方言獨孤及詩

舊日霜毛一番新亦讀去聲楊慎丹鉛錄番作簍引

易蒼簍竹為

證簍去聲

楊慎曰楸樹三絕句格調既高風致又韻真可一空唐人

戲為六絕句

此為後生譏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姑依梁氏編在上元

二 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平聲今人嗤點流傳

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首章推美庾信也開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筆勢則凌雲超俗其才思則縱

橫出奇後人取其流傳之賦嗤笑而指點之豈知前賢自有品格未見其當畏後生也當時庾信詩賦與徐

陵並稱蓋齊梁間特出者前賢指庾公後生指嗤點者

王洙曰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

謂之庾體漢書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庾

信字文順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南史范蔚宗傳

諸序論筆勢縱橫真天下奇作千寶晉紀論蓋其嗤

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顏氏家訓先儒尚得臨文

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庾信傳贊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

賦之罪人也陸機豪士賦
仰邀前賢後生見論語

楊慎曰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緊末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楊王

一云王楊

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

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此表章楊王四子也四公之文當時傑出今乃輕薄其為文而

哂笑之豈知爾輩不久銷亡前人則萬古長垂如江河
不廢乎洙曰楊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
武后初海內呼為四傑盧注謂後生自為輕薄之文
而反譏哂前輩今從杜臆客齋續筆身名俱減以責
輕薄子萬古不廢謂四子之文王泉子王楊盧駱有
文名人議其疵曰揚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
用數目作對謂之算博士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
輕薄世說殷仲堪語子弟曰爾曹其存之史記日
月以明江河以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

厯塊過

平聲

都見爾曹

承上章言縱使盧王操筆不如漢

魏近古但似此龍文虎脊皆足供

王者之用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奈何
輕議古人耶縱使二字繫注下句劣於二字另讀漢

魏近風騷連讀此本盧注漢魏本於離騷離騷本於國風此先後原委也龍文虎脊比四子才具過人歷

塊過都此今人未諸此道龍虎之駿皆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杜臆指後生為君非是下文另有兩曹在也

至魏文帝典論寄身於翰墨宋書謝靈運傳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自司馬相如

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漢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天馬歌虎脊兩

化若鬼注馬毛血如虎脊者有兩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也

才力應平聲難跨或作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平聲翽

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楊

亦誰是出羣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翽翠於蘭若豈能鉅力驚人若掣鯨魚於碧海乎世說殷中軍道韓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郭璞詩翡翠戲
蘭若容色更相鮮蘭若蘭秀也木華海賦魚則橫海

之鯨拾遺記鯢魚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十洲
記扶桑東萬里有碧海不鹹苦正作碧色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音殿宋宜方

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此戒其好高而驚遠也言今人愛慕古人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為

隣我亦豈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意竊思仰攀屈
宋論其文終作齊梁後塵耳知古人未易摹倣則知數

公未可蔑視矣杜臆不薄二字另讀今人愛古人連
讀清詞麗句緊承愛古人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

指屈原宋玉輩庾信四傑乃齊梁嫡派也陳琳答東
阿王牋清詞妙句焱絕煥炳宋謝靈運傳清詞麗句時

發乎篇文心雕龍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茂先凝其清景
陽振其麗又曰麗句與深采並流又曰相如好師範屈

宋 劉孝標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
曹王 崔駰曰幸得充下館叙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

扶又切

先誰別

必列切

裁偽

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未勉其虛心以取益也杜
臆今人才力未及前賢以

其遞相祖述愈趨愈下無能為之先者必也別裁其偽
體而上親於風雅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為師是轉
益多師而汝師即在是矣又云此亦公之自道也公
詩祖述三百而旁搜諸家以集其成如楚騷漢魏詩樂
府鏡歌齊梁以來甚多做倣而公獨無之然讀其詩皆
三百之嫡承古人之雁行也其所師可知矣如孔子識
大識小無不學而賢不賢皆師矣不如是何以謂之集
大成哉別裁謂區別而裁去之謝靈運傳論王褒劉
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顏氏家訓傳相
祖述尋問莫知源由鍾嶸詩品洋洋乎會於風雅

陶潛詩在

昔余多師

少陵絕句多縱橫跌宕能以議論掩其胸臆氣格才情迥異常調不徒以風韻姿致見長矣

野人送朱櫻

此當是上元寶應間成都作

西蜀櫻桃也

去聲

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

洗野切

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

音潮擎

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見蜀櫻而憶

朝賜也上四記事下四感懷首句也字預照賜櫻見今昔相似也朱瀚曰紅言其熟起細寫仍破滿言其多起萬顆許同愁訝極言其珍惜門下省在宣政殿東乃左拾遺所祿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即會朝所經之地

無消息長安遙隔任轉蓬蜀地漂流也結語迴應首句
此詩作於肅宗晏駕之後故云金盤玉筋無消息飛
遠誤指為代宗避吐蕃時按代宗幸陝在廣德元年冬
月與四月櫻桃不合筠籠竹器也曲禮器之溉者不
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訝訝言驚訝如許庾信
詩訝許能含笑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薦櫻
桃寢廟薦訖班賜各有差顧注漢明帝宴羣臣大官
進櫻桃盛以赤瑛盤月下視之同色皆笑云空盤此即
金盤意梁簡文帝詩已麗金釵瓜仍美玉

盤橘

曹植詩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

范溫潛溪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上四句如禪家所謂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
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下四句其感興
皆出於自然故終篇語皆道麗韓退之有謝賜櫻桃
詩蓋學杜作然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
所以相去遠甚胡應麟曰退之謝櫻桃詩五六句

顏與摩詰相似然王詩渾然終勝退之鍾惺曰王詩
典而致在三四句尤見本事唐汝詢曰五六對耦工
用事妥別生議論作結亦是巧思王維詩芙蓉闕
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欄繞是寢園春薦後非關
御苑鳥啣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
食不須愁內熱太官還有蔗漿寒韓愈詩漢家萬
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
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
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局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

得寒字 一本作
鄭公枉駕攜饌訪

水亭 黃鶴注此寶應元年嚴武未赴召時作也
舊史元年四月十八日丁卯肅宗崩於長生殿是
月二十八日己巳代宗即位史云代宗即位召武
者非即位之日也武至秋始還朝故五月猶過草

堂也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去聲者徵求

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舊作關柴門迥五月江深

草閣寒看平聲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上四記嚴公交

情下四迷草堂景事首句搗饌次句枉駕此叙事也

三四跌宕其辭以見用意之殷勤五切草堂六切仲夏

此叙景也未作自謙之語與起處賓主相應此虛實相

間格何遜詩竹裏見螢飛庾信詩行厨半路待神

仙傳麻姑降蔡經家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莊

子顏闔守陋間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貽

使者罪楊慎曰使者徵求乃徵聘之義漢書宦者傳凡

詔書所徵求世說郭淮作關中都督使者徵攝甚急

仕昉詩生平禮數絕廉頗傳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
生注此暗用漢書大將軍有揖客事又云仲夏得寒
字殊難押意中必先成此句次以上句湊之三聯失粘
想亦由此耳西京賦白日未及移晷老農見論語
公自謂也單復云嚴公何有於老農而盡歡若是於交
歡二字未合家語曾子曰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
足以成禮

王嗣爽曰使者徵求向無明注余謂此時嚴必有表
薦之意故云然使者猶言使君謂中丞也公自卜居
浣花有長往之志而嚴公堅欲其仕參觀唱酬諸詩
可見今再枉駕必為徵之入幕而來故詩謂非關徵
求之急實見禮數之寬不然豈
一野人而敢屈中丞之駕哉

黃生曰極喧鬧事寫得極
幽適非止筆妙亦由襟曠

劉連曰律詩自有定體不可失粘然盛唐諸家出奇
變化往往不縛於律非但杜詩為然如李頎題璿公
山池前二聯俱失粘如崔顥黃鶴樓前三聯俱失粘
如李白別中都明府與鳳凰臺領聯失粘如王維積
雨輞川莊高適送李宋少府頭聯失粘如王維和溫
泉寓目岑參送李司馬歸扶風從二聯失粘如王維
賈至早朝起結俱失粘如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
維訪呂逸人四聯俱失粘如李白題東溪隱居王維
酌酒與裴迪岑參送嚴河南雖失粘而不害為好詩
後學竭力避之則拘有心必效之亦過矣 劉氏作
失粘謂上下二句平仄不相粘合陶間
虞作失嚴謂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得空字 鶴注此
實應元年成都作

日臨公館靜畫

切 胡化

滿

列 一作

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

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去聲與烟霞會清樽

幸不空

首句嚴公廳次句蜀道圖中四圖畫之景烟霞亦圖中所見者乘興而酌未點宴字劍閣在

星橋之北松州則雪嶺居東山自西南而來水從東方而去全蜀地形如在指掌記公館復私館不復史

記蘇秦傳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華陽國志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連橋間

唐書松州交川郡屬劍南道取界內甘松嶺為名元和郡國志雪山在松州嘉城縣東八十里即西山也

西征賦華夷士女駢田逼側魏志陳羣疏吳蜀未滅張璠漢紀孔融拜大中大夫每歎曰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古樂府清樽發朱顏四座樂且康

當時四傑之詩盛傳於世杜亦每用其句法如盧照隣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賂賓王紫塞流沙北黃

圖灞水東此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所自來也又
路詩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則百年雙白鬢一別
五秋螢所
自出也

戲贈友二首

此寶應元年四月成都
作觀兩章首句可見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

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墮馬
傷齒

詭為好勇者之戒末二語之也

肅宗紀上元二年以

十二月建子為歲首月至建巳月帝寢疾詔皇太子監

國改元年為寶應元年復以正月為歲首公詩作於未
改元之時故仍前稱為建巳月

唐書崇文館有校書

郎二人 魏武樂府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驚

駘漫

一作慢

深

陳浩然作染

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嘆恨未必

不為福

馬臨損臂誌為冒險者之戒末二慰之也

唐書東宮官司直一人又大理寺司直六人

深墨出孟子

淮南子塞上翁馬亡入邊人皆弔之曰

何知非福居數月其子引邊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

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

何知非福居一年邊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

以跛故父

子得相保

胡夏客曰焦校書王司直一為乘生駒而墮一為乘

驚駘而墮天下事之難料如此公於此有深感焉非

僅戲筆

而已也

大雨

鶴注此寶應元年在成都作是年公上嚴武說早云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

久旱何此詩西蜀冬不雪春農為嗷嗷正是其時又云朱夏雲鬱陶蓋入夏方雨也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

一作清

夏雲鬱

陶執熱乃沸鼎纖締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

去聲蓬

蒿

首叙久旱而雨搜神記萬物焦枯百姓嗷嗷詩上天同雲江通詩茂草思朱夏趙曰鬱陶出尚

書蓋陶密之氣鬱結此形容夏雲也屏輕箴釋纖締注纖締細葛也

秋興賦

敢辭茅

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

一作大

江聲怒號

平聲

流

惡邑里清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鸛鶴隱

去聲

几望波濤

此誌

雨後之景 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水經注成都縣有
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宋史
初李冰開二渠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
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 左傳有汾澮以流其
惡趙曰大雨所蕩流出穢惡也 晁錯傳邑里相救
演繁露凡與衆自是兩物凡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
也 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

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隣耒耜出

一云出耒耜

何必吾

家操

此記喜雨之情

向以肺病聚藥今雨涼神爽不煩進飲之勞因知造化潤物施及不毛者各有生

意也勸耕操耒結出同慶甘露意

此章三段各八句

沈約蕭恒碑因遇沉疴綿留氣序

謝靈運詩藥餌

情所止哀疾忽在斯

江淹詩則知耳目驚句法本此

貸施也左傳竭其粟而貸之

出師表深入不毛之

地遠注不毛草木不生也 趙國策席靡畝而蔭庇
桑 老子猶兮若畏四隣 易斷木為招操木為耒

溪漲

黃鶴編在寶應
元年成都詩內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一作日明可把水中有行

車

此阻於溪水不得歸寓而作也首叙平時溪水萬
里橋近浣花溪 艷歌行水清石自見 華陽風俗

錄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 秋夏忽泛溢豈惟一作伊入
至清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

吾廬蛟龍亦狼狽况是鼈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

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

此記漲後景事 遠注蛟
龍二句即前詩魚鼈為人

得蛟龍不自謀意 跬步踈人跡稀也深填淤馬行滯
也 趙曰狼狽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苟失其一則無據

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荀子不積跬步無以致

十里注一足曰跬兩足曰步漢溝洫志有填淤反壤

之害注填淤謂壅泥也黃希曰溝洫志淤音於庶反此作平聲用青青屋東麻散亂床

上書不知

一作意

遠山雨夜來復

扶又切

何如我遊都市間

或作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此遙望村居而有感

也若山雨夜至則更阻歸途矣因思向者朝遊夕返

行客思居不能自已今如咫尺睽隔何杜臆云末四

只說平日歸家而沮雨思家自見於言外更有蘊藉

一說久客思家繫言旅人之情意却稍寬此章四句

起下二段俱八句村墟即指草堂

大麥行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大麥乾

音十

枯小麥黃婦女

一作人

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

西梁洋問誰腰鑣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

一云十人

一作部

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

鄉

大麥行憂邊寇而作也腰鑣刈麥出自胡羌徒齋盜糧耳蜀兵三千鞭長不及故思東歸以避之蔡曰

漢書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每句中函問答之辭公詩句法蓋

原於此舊唐書梁州都督督梁洋集壁四州屬山南西道集州析梁州之難江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置壁

州析巴州之始寧置洋州析梁州之西鄉黃金興勢置一統志今為保寧漢中二府地鮑照詩腰鑣刈葵藿

梁簡文帝書簿領殷湊李德林集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西王母謠乘彼白雲至於帝

鄉史記項羽傳

富貴不歸故鄉

朱鶴齡曰舊書肅宗紀寶應元年建辰月党項奴刺寇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新書党項傳上元二年党項羌與渾奴刺連和寇鳳州明年又攻梁州進寇奉天此詩戎與羌正指奴刺党項也大麥枯小麥黃亦是夏初事又按代宗紀寶應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與集壁梁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亦在春夏之交史不詳書故無考耳又云蜀兵三千應是蜀兵調發策應山南者師氏古造為杜鴻漸過賊之說考鴻漸鎮蜀在永泰元年其時為亂者非羌戎也舊注妄撰故實後人多為所誤故正之

奉送嚴公入朝

音潮

十韻

鶴注此寶應元年夏在成都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

去聲

中原憶舊臣

此叙嚴公入朝之由 鼎湖肅宗晏駕象闕代宗即位
多難朝義未平憶舊臣言詔書特召而中原共憶也

前漢郊祀志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龍
有垂胡髯下迎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黃圖鼎湖宮在

湖城縣界晉灼曰在藍田 二聖山陵召武為橋道使
故云鼎湖 詩瞻望弗及 南史何胤傳闕謂之象魏

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也陸倕石闕銘象闕之制
其來已遠 記憲章文武 謝靈運詩中原昔喪臣

後漢孔融傳聖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
上哀矜舊臣

從容靜塞塵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
聽音

宮鶯罷轉春 此記平日之功及歸朝之事 經綸能安
反側指靈武扈從時張天步謂復京靜塞

塵謂鎮蜀迴羽翮白蜀而還捧星辰 舊京在望漏鼓思
晝侍朝之久宮鶯罷轉夏時入觀 光武紀今反側子

自安 易君子以經綸 劉琨詩鄧生何感激千里來
相求 詩天步艱難 莊子夫鵬九萬里而圖南 北

極句用論語北辰星拱意 空留王帳術愁殺錦城人閣
沈佺期詩宮鶯轉不疎

道通丹地江潭隱白巖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

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結出送別情緒 兵威尚在留王
帳也都尹遠去愁蜀人矣丹地嚴

將赴朝江潭公尚在蜀此生二句見江潭不堪久居台
輔二句見丹地宜思報稱數句賓主兼收 此章四句
起下二段各八句 抱樸子外篇兵在太乙王帳之中
不可攻也唐藝文志兵家有王帳經一卷張溪雲谷雜
記按顏之推觀我生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
又袁卓適甲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
帳蓋王帳乃兵家廉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堅
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黃帝適甲王帳以月建前三

位取之如月建寅則己為王帳也李太白司馬將軍歌
身居王帳臨河魁成為河魁則王帳在戌也張正見
艷歌執戟趨丹地漢官儀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塗地
謂之丹墀謝朓詩江潭復為客後漢張奮傳累世

輔台

盧世灌曰此詩十韻氣象規模與題雅稱未復囑之
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法言忠告令人肅然夫

奉送府主誰敢作此語亦誰
肯作此語子美真古人也

酬別杜二

附嚴武詩此當是在綿州途中作
蓋杜公送行至此而酬詩以答也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儀未効風霜勁空慙雨露私

首段

自叙入朝堯典指受終之日漢官指朝會之儀此答
鼎湖二句不能靖亂故云未効獨蒙召見故曰空慙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答多難二句 光武紀不意今日復覩漢官 夜鐘清萬
威儀 唐太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 一作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

舊路涖 一作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誰 一作垂非

中誌臨別情景 鐘聲旗影夜起早行也殊庭別館

中途止宿之所並揭俱追謂遠送者斗城涖水綿州經

過之地舊路歸期謂還京也峰樹江雲言身去而境寂

矣此答南園回翻四句 史記武帝紀冀至殊庭焉

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沈佺期詩 試回滄海棹

移佳斗城隈 宋之問詩江雲欲變霞

莫 一作妬敬亭詩祇是書應 平聲寄無忘酒共持但令 平聲

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未叙別後情事

試回二句勸杜留蜀答此生那老蜀意寄書二句乃別後望杜之情但令二句自述已志答臨危莫愛身意最悵二句乃別時悽慘之狀杜公嘗有吾道在滄洲之句故以回棹留之謝朓放情山水有遊敬亭山詩今且隨意行樂勿以不至敬亭為妬也此與上章同格滄海棹用乘桴浮海意圖經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李嶠詩高鳥行應盡清猿坐見傷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

去聲

君江樓宴

得心字

黃鶴

曰嚴武時赴召未為黃門侍郎其再以黃門侍郎尹成都又薨於官此云嚴侍郎似誤或後來所題也朱注據通鑑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今據公詩蓋以待郎名也又新書于封鄭國公時云遷黃門侍郎舊書于罷兼御史大夫時云改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皆

不云為兵部與通鑑不合 黃生曰從水路至綿州故云重船其奉濟驛重送則舍舟登陸故分手

此於

野興

去聲

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

音潮

送使

去聲

節落景

影同

惜登臨

首段叙題言詩野興城中發

上二江樓宴下二送嚴公

杜審言詩野興城中發延賞心謂引人心賞謝靈

運詩賞心不可忘

謝朓詩落景皎晚陰

稍稍烟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

淺瀨輕鳥度曾

同層

陰檻峻背

音悖

幽谷牕虛交茂林燈光

一作花

散

一作微

遠近月彩靜高深

此記登臨晚景

樓外風動樓中船依樓

下鳥度樓上四句薄暮之景谷

遮檻後林壑牕前日暝燈起更深月出四句初夜之景

生注燈光散遠近與

城擁朝來客見幕府駐節傾城奔奉之狀詩出自幽
谷漢書古文月彩篇三日為朏師古注月彩說月之

光彩其書則亡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去聲

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

河沉此迷宴時情事客指嚴公騎從多故見其擁參
星在蜀江樓高故見其橫窮途二句自嘆流落此

會二句稱美杜君未言宴畢而天將曙矣篇中叙次自
暮至曉歷歷分明此格亦同上章春秋元命苞參

伐流為益州古樂府月沒參橫北斗闌千史淳于髡傳
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遠注

杜使君子公為孫行朱戶閉暗
用閉門投轄事白河天河也

奉濟驛重

平聲

送嚴公四韻

年次同前郭知遠本
注驛在綿州三十里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

扶又切

情幾時盃重

義從平聲讀從去聲

把

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

潮音

出入榮江村獨歸處

一作去

寂寞養殘生

黃生曰上半叙送別已覺聲嘶喉哽下半說到別後情事彼此懸絕真欲

放聲大哭送別詩至此使人不忍再讀

青山空復傷

情悵別易生悲也三四言後會無期而往事難再語用

倒挽方見曲折若提昨夜句在前便直而少致矣列

郡指東西兩川謳歌蜀人思慕也三朝指明肅代宗出

入迷為將相也方虛谷云首句極酸楚結尤傍徨無

依詩遠送于野謝朓詩嬋娟空復情漢朱浮書

列郡

幾城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去聲

原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鶴注李梓州

赴任在寶應元年之夏故詩云火雲揮汗日山驛
醒心泉爾時公在綿州也廣德元年前有陪李梓州
泛江陪李梓州使君登惠義寺詩乃次年事唐
書梓州梓潼郡屬劍南道乾元後蜀分東西川梓
州恒為東川節度使治所按梓州今
四川潼川州是也地在綿州之南

籍甚黃丞相

去聲

能名自穎川近看

平聲

除刺史還喜得吾

賢

首以循良望使君陸賈傳聲名籍甚孟康注狼籍之甚古樂府雁門太守行夙夜勤勞治有能名

漢書黃霸拜潁川太守咸稱神明後徵入為丞相漢景帝紀注凡言除者除舊官拜新官也五馬何

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

一云杖

冬要錦衾眠

此想別後

交情古陌上羅敷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蜀都賦筇杖傳節於

大夏之邑顧凱之竹譜筇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剖為杖
出南廣邛都縣竹記云邛州多生竹俗謂之扶老竹

以杖對眠猶禮言杖鄉杖國作活字用不必改作筇杖
挂詩錦衾爛兮蜀中有錦故公及之古詩錦衾遺洛

滿同袍不作臨岐恨惟聽聲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
與我違

醒心泉

此叙送別情景陰鏗詩背飛傷客念臨岐憫
聖情京房傳化行縣中舉最當遷注以課最

被舉盧思道詩火雲赫而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
四舉史記臨淄揮汗如雨

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潜然

末囑其留心者舊也杜
臆送人赴梓州遂想到彼

中名賢真好賢如渴者為我潜然造語尤奇此章四
段各四句王逸九思慙貞良兮遇害舊唐書子昂

父在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
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唐書射洪縣屬梓州九域志

在梓州東南六十里 中涵光曰陶詩路若經
商山為我少躊躇此句意所本 詩潛馬出涕

觀打魚歌

鶴注此寶應元年
至綿州作

綿州江水之

一作水

東津魴魚鱗

音撥

鱗色勝銀漁人漾舟

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

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

晉作西

風颯颯吹沙塵

此叙打魚

事

魴魚味美故漁人取之衆魚赤鯉潛龍老蛟俱屬

伴說

龍潛知幾之神蛟怒惡傷其類也

綿州屬川

西道水經注綿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

江又言是涪水

爾雅注江東呼魴魚為編一名鯉陸

璣疏魴魚廣而薄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詩魴

魚鱗尾

又鱣鮪發發釋文魚著網尾發發然韓詩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傳發作鱗

晉白

紆舞歌質如輕雲色如銀

鮑照詩

池中赤鯉庖所捐陶弘景本草鯉為魚中之主形可愛

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玉海景龍二年明皇至裏垣

漳水有赤鯉騰躍西陽雜俎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

不得吃號赤鯉公

易潛龍勿

用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

饗子左右揮霜刀鱸飛

金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

一作

漢陰槎頭遠遁逃

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

髻咫尺波濤永相失

此復記魚鱸

鱸飛言其薄金盤

舍數義秃尾槎頭亦屬伴說遠遁逃聽其遁去也

注一飽之後仍歸蕭瑟亦何苦殘生且此魚一經割割

永與波濤相失漁人能不見之而傷心乎

可當一篇戒殺文此章兩段各八句西征賦饗人

縷切鑿刀若飛辛延年詩金盤鱸鯉魚張協七命
素膚雪落襄陽耆舊傳漢水中出鱖魚肥美常禁人
採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鱖張敬兒為刺史
齊高帝取此魚敬兒作書進曰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
百頭峴潭有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王孫炎釋爾雅
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樛襄陽俗謂魚樛謂槎頭言所積
柴木槎牙然也西征賦華
鮎雖鱗素鱖揚髻注髻脊也

又觀打魚

依蓋次與前歌同編黃生曰詩中主
人必綿州杜使君因詩語風切故題諱

其人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取

一作萬

魚急能者操舟疾

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

一作紀

半死半

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

與屈通渠勿切

強

其兩切

泥沙

一云

沙有時立

此再至東津觀取魚也

從竭澤而漁處寫

鍾云設

網提綱萬魚急急字盡情令人有斷畧之意

杜臆操舟若風二句儼然畫景劉孝綽詩魚子服冰紈列

子津人操舟若神

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來往注叉取魚叉也蜀志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

為醬

七發其根半生半死

陸賈傳屈強如此注東屈梗戾也劉峻金華山栖志魚潛淵下窟穴泥沙

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鱸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

根鱸

張連切

鮪隨雲雷干戈格鬪尚未已

一云干戈兵革鬪未止

鳳

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

音洛

暴殄天物聖所哀

此觀魚而有感也 大魚小魚既遭急捕故蛟龍鱣鮪

亦避殺機且當此兵戈之後鱗鳳潛踪奈何暴殄以損

天和哉蓋深痛之耳 鶴曰干戈未已蓋指吐蕃朝義

之亂尚未息也 朱注即家語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

剖胎剗孕則麒麟不至意 杜臆作詩本意全在後四

句蓋盈城盈野見者傷心而暴殄天物俱可悲痛一視

同仁初無二理 此與上章同格 左傳公觀魚於棠

度信詩山根一片雨 爾雅注鱣大魚似鱣而鼻短

口在頷下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

詩注鱣大鯉疏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光

鑿口亦在頷下大者為黃鮪小者為鮓鮪肉白張衡賦

王鮪岫居舊注鮪岫居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雲雷之句

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春秋繁

露恩及蟲魚則麒麟至 書暴殄天物

黃生曰二詩體物既精命意復遠前詩寓感此詩

寓規前詩為富貴人下砭此詩為貪饒人示警也

越王樓歌

鶴

注此當是寶應元年初至綿州時作
綿州圖經越王臺在州城外西北有

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高宗顯慶中太宗
子越王貞為綿州刺史作

鶴曰舊新史越王貞

太宗第八子嘗始封漢王漢興綿為鄴

朱注本傳不載刺綿州蓋史畧之耳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

碧瓦朱甍

莫庚切

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

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此詩上下轉韻上平咏越

王樓下則登樓而弔古也越王刺綿州故先作府而
後建樓杜臆照映城郭此樓助州府之氣象長江落

日山水又增高樓之景色真屬奇觀勝覽然前王不能
長享此樓而留為今人玩賞則知千秋萬古其情盡然

即所云萬歲更相送者 州府府之州治也世說州府
文武勸郭淮舉兵 郭璞江賦衡霍磊落以連鎮 吳

志呂蒙曰孤城之守 古詩云西北有高樓 神仙傳

碧瓦鱗差 沈佺期詩紅日照朱甍 遲注甍屋簷也

鮑照詩城郭宿寒烟 石崇詩登城隅今臨長江 沈

約詩百丈注懸淙 曰落日明知樓是面西庾信詩日

落山頭 晡 江總詩兔月半輪明 漢明帝詔

復其舊跡 劉庭芝公子行千秋萬古北邙塵

此章體格倣王子安滕王閣而風致稍遜 衛萬吳宮

怨亦本滕王閣而姿韻自勝今附錄參觀 滕王高

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

暮捲西山雨閒雲淡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

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君不見吳王宮

閣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晚氣晴來雙闕間潮聲

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蕩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祇

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末二句與李白相

同不知孰
為先後也

海棕行

鶴注棕在綿州乃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
棕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贊皇云花

木以海名者悉從海上來宋祁益部方物贊海
搜大抵搜類然不皮而幹葉叢於杪至秋乃實似
榛子今城中有四株理緻幹堅風雨不能撼劉恂
嶺表錄廣中有一種波斯棗木無旁枝直聳三四
丈至顛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梭櫚彼土人呼為
海棗木三五年一著子類北方青棗但少爾舶商
亦有攜至中國者色類沙糖味極甘陶九成輟耕
錄成都有金果樹頂上葉如梭櫚皮如龍鱗實如
棗而大番人名為苦魯麻棗一名萬年棗李時珍
曰雖有棗名別是一物南番諸國多有之即杜甫
所賦海棗也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江邊勝
事畧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杜老所謂東

津者據此則館與棕
皆在洛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

蒼稜白皮十抱文自

一作但

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

於虔切

知身出羣移栽北辰

一作地

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上四

咏海棕下乃撫棕有感

一株入雲遠望也鱗甲蒼白

近視也惜乎混跡羣木無從自見其奇孰能移之以植

禁苑乎然抱此異質終當遇識者之鑒賞矣

杜臆公

抱經濟而不得識自負自歎非咏海棕也

蜀都賦于

東則左綿巴東百濮所充舊注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

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龍鱗粗犀甲細蒼稜白皮其

文理似之

揚雄甘泉賦歇巖巖其龍鱗

考工記犀

甲七屬

王融

古意木葉亂紛紛

杜臆

移栽北辰從

天上種白榆脫來

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僧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

姜楚公畫角鷹歌

鶴注此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姜皎以誅竇懷貞功進殿中監

楚國公其子慶初亦襲封楚國公

名畫記姜皎

上邽人善畫鷹鳥玄宗即位累官至太常卿封楚

國公

碑雅鷹鷄頂有角毛微起通謂之角

鷹胡夏客曰曾見角鷹頭上有羽直豎如角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

一作

到幽朔觀者貪愁

一作

驚掣臂

一作

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

聲

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

趙作

搏空上

上聲

九天

上四贊畫之神妙下四借鷹以寄慨鷹生漠北此云幽朔貪愁有二義貪其能飛又愁其飛去後

之畫師不是無心學但不能學耳人見畫鷹神似反覺真鷹少色究竟畫中假影豈能騰空直上世人奈何好畫鷹而不好真鷹乎感慨無限記仲秋之月殺氣漫盛師氏曰書宅朔方曰幽都幽陰也朔北也掣臂飛

謂掣臂飛而欲飛去戰國策燕雀處堂楚辭指九天以為正

王嗣爽曰形容佳畫止於奪真而窮工極變如高堂見生鸚鵡與動秋骨奇矣却嗟真骨遂虛傳更奇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鶴注東津在綿州江

水之東津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之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上聲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上四

送韋諷下四攝閬州吏而兼隱得領江山佳勝矣非承乏以賢攝官也必去嫌以廉盡職也顧注末句囑其毋慢屬員左傳攝官承乏晉書陶潛傳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白帖錄事參軍即古郡督郵之職

光祿坂行

蔡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鶴注此是寶應元年在梓州作考崔寧傳

云寶應初蜀亂道路不通與此詩相合

山行落日下

去聲

絕壁南望千山萬山

一作水

赤樹枝有鳥

亂鳴

正異定作棲

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

動只怕長弓射

音石

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

一作何

擁隔

光祿坂傷亂離奔走也前四坂上暮景後四度坂情事馬驚草動中遠恐懼之狀因擁隔而念開

元乃傷今思昔也

杜鰲五六憂盜而不憂墜馬可謂

巧於形容是真情實景

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馬

驚見國策

南史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屢

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謂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

長射殺人

玄宗本紀開元間海

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

苦戰行

鶴注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當

是實應元年作

駱

賓王詩龍庭但苦戰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

使我嘆恨傷精魂去年南行

從英華一作江南

討狂賊臨江把

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

平聲

雲淚橫臆

苦戰行爲

將領死事而作也上四痛其陣沒下四憶其生前後漢馬援傳援擊交趾女子微側微貳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軍所迴阮瑀詩身盡氣力索精魂江淹詩孤雲出北山

盧元昌曰黃鶴以馬將軍爲馬巴州考公奉別馬巴州詩原注甫除京兆功曹此在廣德間與子璋反時

無涉

去秋行

鶴注當是寶應元年作與上首宜合看

去秋涪

扶鳩切

江木落時臂槍

一作蒼

走馬誰家兒到今不

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

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

平聲

野營猛士悲

去秋行爲

戰士喪敗而作也

來自涪水故白骨無歸沒於遂州故冤魂夜哭元和郡國志涪江自鄆縣界流入在

射洪縣東一百步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按涪江在今重慶府合州鮑欽止曰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範王

巨修屬郡禮出迎之被殺故曰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唐書遂州遂寧郡屬劍南東道所領按遂州今

為遂寧縣屬潼川州潼川即唐之東川也漢節暗用蘇武節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朱鶴齡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四月反五月伏誅而此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則非子璋反時事鮑注既

未可據黃鶴以前詩為馬將軍會討子璋而死其說亦豈足深信耶次公謂其事在廣德元年之秋亦無

所證明大抵杜詩無考者皆當闕疑不必強為之說今按唐史出於傳聞未可盡信杜詩出於目擊不

必致疑史謂子璋平於五月而詩云去秋涪江未落時蓋至秋末而寇始削平也且子璋反東川臨遂州北與詩合其時月不符者必屬史傳之誤此時舍子璋之外別無叛東川者黃鮑二注恐未可盡非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

子兩切

史譚書功曹却歸

聊寄此詩

鮑曰前有寄楊五桂州詩楊蓋自桂而徙廣也鶴注寰宇記方輿記皆云梓州

有銅梁山當是寶應元年在梓州得書而作唐書京尹及諸都督府兼有功曹參軍廣州為中都

督府故置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

去聲

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

銅梁書遠及珠浦使

去聲

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此答楊長史而作也末帶託段之意黃生注楊為長
史乃幕府之職首句切官次句切姓梅嶺之外南海之
邊楊駐軍於此也銅梁公所在珠浦段所往採輿地佳
名以助詩色杜臆本說書及銅梁特倒言之耳既貧
且病而又在他鄉公之近狀五字盡之東觀漢記衛
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庾信碑
文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勳漢南越傳主爵都尉楊
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寰宇記銅梁山有二
屬合州梓州益州者舊傳楚襄王滅巴子封庶子於濮
江之南曰銅梁侯十道志銅梁在涪江之南唐書廉
州有合浦縣出珠方輿記合浦水去浦八十里有潤州
其地產珠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
珠謝朓詩
敢忘恤貧病

送段功曹歸廣州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內
以詩有寄錦官城句也今按功

曹相會於梓州故云銅梁書遠及梓州僻遠惟成都為都會之地便於寄書故以錦官城屬之錦官收書公有弟在草堂也自廣至蜀程途數千餘里豈能兩歲之間功曹連作往返耶當從蔡編列在

梓州內

南海春

一作青

天外功曹幾月程

一作行

峽雲籠樹小湖日

蕩

正異作蕩他本作落

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旅

一作估

客時寄錦官城

上四段歸廣州下四望其寄贈南海所歸之地春天啟行之時峽

雲湖日經過之景丹砂白葛廣州所產者藉以延年而却暑也杜臆送行在春而數月之程不能春到故云

春天外三峽山高故雲籠樹而小洞庭湖濶故日蕩船而明胡夏客曰砂重葛輕遊客是物相索自古然

矣出峽以後必經洞庭而後至廣蓋指蜀中東湖西湖未然交趾國近嶺南唐書韶州始興郡屬嶺南道

杜審言詩
旅客三秋至

申涵光曰此詩上六句句尾皆拈單字亦犯疊足之病

題玄武禪師屋壁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梓州作唐書玄武縣屬梓州本隸益

州武德三年來屬

何年顧虎頭滿壁

一作座

畫滄

一作瀛

洲赤日石林氣青天

江海

一作水

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

隨惠遠遊

上四記畫壁下四贊禪師

石林江海就畫中形容山水足上滄洲意錫飛杯渡從山水

想見人物起下惠遠意中間四句雖皆言景而意各有屬錫飛常近鶴全用高僧傳事杯渡不驚鷗參用傳燈錄及列子海鷗事本不相蒙大槩壁畫上山前有鶴水際有鷗因此想出錫飛杯渡以點綴之此詩家無中生有之法不然強用驚鷗為觀韻矣生注起語本借形說得突然驚怪杜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楚辭上有石林天台賦應真飛錫以躡虛注應真得道人執錫杖行於虛空故曰飛也高僧傳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白武帝帝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誌公以錫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得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於所識築室焉舊注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止宿一家有金像求之弗得因竊以去主人追之至孟津浮木杯渡河無假

風棹輕疾如飛度信麥積崖佛龕銘飛錫遙來度杯遠
至惠遠住廬山一時名人如劉遺民雷次宗輩並棄
世道榮依遠遊止沈氏曰陶淵明與惠
遠遊從結白蓮社公蓋以陶自比也

黃生曰此詩一邊贊畫一邊贊禪師凡題有主人必
須照顧此唐人不易之法也又曰三四本極奇極險
語人多作尋常看過以奇在立意而句法渾融故耳
胡應麟曰荒庭垂橘袖古屋畫龍蛇錫飛飛常近鶴
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
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著語此杜老千古
絕技未
易追也

悲秋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秋在梓州未迎家時
作是時史朝義與吐蕃未平而蜀又有徐知

道之亂故云羣盜尚縱橫又云家遠
傳書日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

平聲

橫家遠傳

一作待

書日秋來為

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

京

首句悲秋之景次句悲秋之意三承羣盜思家而悲四承涼風作客而悲下截皆承客情說黃生注三

四與老妻書數紙應恚未歸情同意此則其初寄者後半亦屬書中語時蜀有徐知道之亂思下峽而不果後

乃攜家赴梓州耳

秦紀羣盜鼠竊狗偷漢武帝書盜

賊縱橫

高鳥句引興下句陶潛詩望雲慚高鳥

謝

靈運詩兩

京愧佳麗

客夜

鶴注寶應元年秋自綿至梓時家在成都秋晚方迎家再至梓因秋夜而賦此

客睡何曾

音著涉畧

秋天不肯明入

一作卷

簾殘月影高

枕遠

一作送

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

應

平聲

悉未歸情

此秋夜有感而作也上四客夜之景下四客夜之情

杜鵬何曾不肯四字愁

懷畢露所謂愁人知夜長也五六正寫作客未歸之故

趙訪注惟夜久見月殘惟夜靜聞江遠

洪仲注高

枕對入簾謂江聲高於枕上此以實字作活字用今按夔州詩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寒字亦同此例衣

食仗友生舊謂依東蜀高適者非嚴武入朝後適移鎮四川公已攜家入梓矣在梓州時最善章彝仗友或指

此取庾信小園賦異秋天而可悲陶潛詩晨雞不肯鳴吳曾漫錄張說深渡驛詩洞房懸月影高枕聽

江流此用其意何遜詩簾中看月影杜審言詩江聲連驟雨詩不求友生沈佺期詩裁縫憶老妻

書乃寄妻之書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少陵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又泛江詩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與淵明所云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同意

客亭

此與前章乃同時所作

秋牕猶曙色落木

一作木落

更高

一作天

風日出寒山外江流

宿霧中聖朝

音潮

無棄物衰

一作老

病已成

一作衰

翁多少

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此從夜說至旦上四客亭之景下四客亭之情杜臆曙色高風即

誘語日高風也三四寫客途曉景如畫顧注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此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語相似而意更含蓄老病餘生尚有多少事在即昌黎所謂奔走於衣食也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

無棄
物

楊慎曰謝靈運詩曉聞夕聽急夜風達旦也晚見朝
日瞰倒景反照也二語甚有變互乍讀似乎費解杜
詩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言風從夕起也又云秋
牕猶曙色落木更高風言至曉猶風也孟郊詩云南
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駐夕景深谷夜光明言
落日迴照也此皆從謝詩翻出劉放貢父曰人多
取佳句為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
百物者耳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
詩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美矣細較之夕陽
遲則像花春水漫何須柳即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
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
虎多人少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
虞羅此等句其舍
蓄深遠不可模倣

九日登梓州城

鶴注寶應元年及廣德元年公皆在梓州據後詩云去年登高郵縣

北知此詩乃寶應元年所作一統志唐梓州領縣五又分置遂州改靜戎軍天寶初改梓州為梓

潼郡至德中置東川節度使屬劍南道

治梓州綿州在其直北今為潼川州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

妹悲歌裏乾坤

一作朝廷

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上四九日登城下四遠望有感黃花言景白髮叙情

筋力承髮歲時冰花悲歌家不忍言醉眼國不忍見兵

戈阻於關塞此家國所以兩愁也朱注兵戈關塞是

時徐知道兵守劍閣江淹詩伊昔值世亂史記悲

歌慷慨庾信詩花鬢醉眼

顚隋煬帝詩醉眼暗相看

九日奉寄嚴大夫

趙曰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為大夫邵注時嚴武還朝尚在

蜀棧道中

九日應

平聲

愁思

去聲

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

山小驛香醪嫩重

平聲

巖細菊

草堂作雨

斑遙知簇鞍馬回首

白雲間

此梓州寄候嚴公也上四九日時景謂嚴見憶

不眠句承愁思何

路句承險艱小驛重巖即巴西之地回首則駐馬而騎從皆停故云簇鞍馬杜臆通篇不說憶嚴只寫其客

行之景與思已之情正是深於憶者陌上桑不知天路險艱陶潛詩不眠知夕永江淹詩辛苦持漢節

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地理志大巴山在保寧府南江大巴之險過

於連雲機下通漢中
張正見詩重巖標虎據沈
佳期詩園花瑤瑁班
顧注停雲思友故曰白雲間

巴嶺答杜二見憶

附嚴武詩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

也去聲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

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

平悲此嚴武在巴山而答詩也

梓在東巴在西故曰兩鄉三四言情稱杜逸興五六言

景憐杜寂寞末則遙望生悲應上相思意江頭梓州

流寓籬外草堂舊居愁客對誰下兩字另讀謝朓詩

何況隔兩鄉晉書嵇康與呂安友善每一相思千里

命駕謝朓詩歸夢相思夕晉書阮籍聞步兵厨營

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宋書顏延之傳

世祖踐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 爾雅翼
楓似白楊甚高大葉圓而岐霜後丹色可愛 南史郭

世通傳採笋置簾外 庾肩吾詩簾下黃花菊蔡邕月
今章句黃花者土氣之所成也 續晉陽秋陶潛嘗九

日無酒出菊花叢中摘盈把坐其側 跋草行也 梁
元帝詩寒夜猿聲徹爾雅翼猿雄者善啼啼數聲則衆

猿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淒入肝脾韻音含宮
商故也 淮南鴻烈仲秋鴻雁來季秋候雁來

集中所載嚴武酬答諸詩皆逐句相答杜云何路出
巴山故有卧向巴山句杜云九日應愁思故有千里

夢思句杜云小驛香醪嫩故有愛酒能詩句杜云重
巖細菊斑斑故有赤葉黃花句杜云簇馬回首故有跋

馬望君句此可作唱和法也 王嗣夷曰讀
二詩見兩公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殺之誣

秋盡

張綆注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召還公送至綿
州未幾蜀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 杜臆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此詩在未迎家之前其迎妻子不見於詩不知果在何時且九日有寄嚴大夫詩去秋盡無幾何得復有迎妻子之日耶東行未回謂到梓未還成都也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

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平聲劍門猶

阻一作斷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好一作開

得一作斷好開此秋盡思家而作上四秋日景事下則感時而自歎也梓屬東川齋在成都籬邊菊指草堂之花江上杯蓋李梓州為主也看西日家室遠離阻北人寇兵斷閭此客愁所以未解三承二四承一七八承五六此見章法之連絡徐陵詩茅齋本自空邵注少城在成都大城之西張儀所築洪容齋云益州刺史治

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西都賦商洛緣其隈說文隈水回也世說顏延之於籬邊聞張演與客語陶潛

菊見前九日登梓州城詩註謝朓詩蕭條江上來

楊慎曰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

最後至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舊指河朔之飲非是朱瀚曰客行向東故居

轉西梓州北望正直劍門全大鑄曰草堂詩云羣小起異圖又云北斷劍閣隅此劍門猶阻之證也

戲題寄上

上聲

漢中王三首

原注時王在梓州斷酒不飲篇中戲述此寶

應元年往梓州時作舊書瑤讓皇帝第六子早

有才望偉儀表封隴西郡公從明皇幸蜀至漢中

封漢中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新

書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戰瑤與魏少遊持不

可帝怒貶蓬州長史鶴曰據此詩云不能隨皂蓋

又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是太守事

且少遊以衛尉卿貶渠州長史而瑤以親王不應亦貶長史當是刺史而新史誤為長史耳漢中即今興元府瑤乃汝陽王璣之弟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

一作飛

螢忍斷

音短

杯中物祇

一作眠

看

平聲

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

醉逐流萍

首章因王斷飲而諷之後四乃戲詞衷白之年而久別方聚正可借酒談心

各當

復斷酒看銘將不得與之同飲矣唯有旅中獨醉而已

首聯賓主分提次聯賓主合叙後四賓主對收

蔡

豈獨斷漢制皇帝子封王其實諸侯也漢天子稱皇帝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

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立嚴光與光武同宿史

占客星祀帝座公自喻也公年方踰五十漢中王當

亦在五十之時合兩人計之故曰百年雙白鬢鶴曰
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時與王別至寶應元年為五年
賂賓王挽歌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陶潛詩且
進杯中物偽蘇注引吳衍事乃妄撰者後漢崔瑗銘
其座右舉所當戒謹者以自
警漢二千石朱幡皂蓋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

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

此勸王無

忘燕好下四屬戲詞策杖而出已興猶存王門異昔
不復燕客也嗟不起述王自歎之詞未許留惜王斷酒
之禁蜀酒江魚儘堪適口何不淨掃池頭以博一醉乃
冀王款留也不起用七發語醉留用陳孟公事酩酊
用山簡事雁池用梁孝王事慈水姜氏曰杖策者策
杖而行蕭琛少時見王儉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

儉坐則古人於杖雖少年皆用之矣曹植詩策杖從我遊水經注巴鄉村人善釀俗稱巴鄉出美酒又

嘉魚出於丙穴西京雜記梁孝王築兔園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

王病不起舊注引謝安傳語安寢疾曰吾昔夢難今歲在酉吾殆不起乎但謝公所云不起乃病亡之兆豈可引比漢中乎盧元昌曰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能起本枚乘七發篇中連用起字于音曰太子能強起聽之乎于味曰太子能強起嘗之乎于馬曰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連曰子病未能此以楚太子比漢中王也博議又引殷浩傳深源不起謂王嗟杜公不復起用細玩三章只是諷王斷酒並無自述潦倒意未合恐亦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一作憶酒顛

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畧喪

去聲

亡空餘枚

一作

叟在應

平聲

念早升堂

此望王親厚故交三四亦戲詞 韋盜蜀有徐知道兩京有党項羌東都有史朝義無歸

路公不能歸鄉會遠方遇王於梓州王既憐愛詩才亦須記憶酒興意蓋索飲也魯衛比王兄弟俱貴徐陳比

王賓客已哀枚叟公自謂舊已登堂今不得謝絕也

三首俱帶索飲意故曰戲題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

要為一篇之警策 傅虎封諸皇弟皇子奏地均魯衛

德兼庸賢 中庸尊其位重其祿 徐陳謂徐幹陳琳

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

劉一時俱逝 雪賦召鄒生延枚叟漢書枚乘為弘農

都尉去官遊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

尤高 詩品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翫月呈漢中王

依蔡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

一作游

客轉危坐歸舟應

平聲

獨行關山同一照

海錄作點

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

暈

音運已生

此詩自叙呈王皆於玩月中寫出

露清月

獨行耳關山同照

王亦遠謫也烏鵲多驚自歎羈孤也

二句詠月下情景

既而風吹暈生月光微霽故欲得淮

王術以破之此句屬蕪詞

黃生注五六即萬象皆春

氣孤槎自客星意

謝惠連詩眷浮客心後漢書

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

記云日月無私照崔日用

詩萬里照關山此同照所本揚用修作一點引東坡洞

仙歌云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

高月小用其意也此說涉於新巧曹孟德詩月明星

稀烏鵲南飛淮南子畫簾灰而月暈關許慎注有軍

士相圓守則月暈以蘆灰環月關其一而別月暈亦關

於上庾肩吾詩圓隨漢東綦暈逐淮王
旁氣月暈則多風
王褒關山月天寒光轉白風多暈
生欲

從事行

杜鰲舊作相從行無謂當作從事行

贈嚴二別駕

一云嚴別駕相逢歌

鶴曰魯師二注及梁氏編次皆以為永泰元年梓州避亂時作考崔旰之亂在是年間十月公已次雲安矣當是實應元年避徐知道入梓州時作故詩云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則決意下忠渝矣豈復十步一首回於草堂乎諸本題下並註云時方經崔旰之亂此皆注家妄添而後人不察以為公自注耳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

趙作瑟一作颯
浣

花草堂亦何有

從東川回想草堂恐遭亂焚毀也

元

通鑑寶應元年秋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知道為其將李忠厚所殺於是劍南悉平何遜詩蕭

索高梓中

一作

豪俊

一作

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

臂開樽飲

去聲

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驪

一作

螺

栗紫衣將炙

音

緋衣走

此記別駕待客之情

蛟龍

津化為二龍事烏帽則拂其塵青驪則飼以栗紫衣者進肉緋衣者奔走皆席中實事史記山東豪俊師

氏曰梓州屬東川嚴二為梓州別駕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為本州從事鶴曰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

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

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
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晉白紵歌袍以光軀巾拂塵

朱注趙云青螺栗帽之紋也此說非是蓋即公詩與
如白飯馬青髯意當依卞氏本作青驪 炙膾炙也

銅盤燒蠟光

十作

吐日夜如何其

音

初促膝黃昏始扣

主人門誰謂俄頃

晉作我頃

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

未見

英華作及

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

此叙夜來豪飲之興

膠投漆中喻賓主相得此時萬

事俱忘百年不計但領此一番傾倒開豁不覺久病頓

瘳矣 古詩請說銅鑪器崔魏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

根據銅盤銅盤燭臺也 詩夜如何其夜未央 梁朱

異歌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 淮南子曰薄於虞泉

是謂黃昏 古詩來到主人門

劉孝威詩循江俄頃

回後漢書陳重與雷義為友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莊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晉書司馬承

傳王敦曰大高視乾坤又可愁一體交態同

王雅素佳士一作何愁一體軀一作交態同

真一作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末感歎

誼杜臆高視二句起伏頓挫言乾坤之大而交態同屬悠悠唯嚴君意氣能不媿於古人耳此章首尾各

四句第三段六句第四段八句程方進傳一貴一賤乃見交態漢書武安侯傳灌夫與魏其相得歡甚無

厭恨相知晚也魏志劉先主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世說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

云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贈韋贊善別

黃鶴單復俱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

掌傳令諷過
失贊禮儀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

平聲

盡客淚復

扶又切

作掩

荆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

上聲

歲晚寸

心違

上四送別之意下四別後之懷寸心違不得遂聚首之樂也

杜臆此詩語多婉

轉無限感傷真堪一字一淚

寄高適

按代宗即位在西應元年四月此時公在成都高在蜀川不得云乾坤隔遠自嚴武

還京高適代尹成都公則自綿入梓故有隔遠之語此詩寄適當在是年之秋舊編俱未當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

平聲

北關更

平聲

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

此在梓州而寄詩於適也一二從高說至已三四從已
說向高此叙出相隔告哀新主初立則故園可歸從此
相見傾樽得以談詩論事此豫道還京之樂也杜鰲
招魂乃宋玉所賦玉本楚人故起句用之適本傳五十
工詩好事者輒傳布又具王霸大畧慷慨善談論三四
正道其實以南星對北關是借喻語公與適將自南
而回故曰落故園公詩南極一星朝北斗意正相似
按史記天官書東井之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斗鉞南南
河正義曰鉞乃秦之分野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
井南北置而為戒南星不見則南道不通北亦如之此
云南星落照故園是南星見而南北道通
矣且於長安分野亦有取義爛漫醉貌

此詩諸家聚訟多疑屬本願注疑高適還京在廣德
二年不得稱新主不知送高還朝別有一詩此則喜

代宗初立而作不必牽合同時朱注疑成都為蜀地
不得言楚考七國時蜀本屬楚前送李校書詩亦云
已見楚山碧則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杜臆疑
適家滄州不得言故園按公本杜陵人故以長安為
故園原未嘗專指適也
諸說紛紛今並正之

野望

鶴注此詩實應元年十一月在射洪縣
作程氏曰射洪縣在梓州東六十里

金華山北

一作南

涪

音浮

水西仲冬風日始

去聲

淒淒山連越

萬

音水

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

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極目

一作日極

傷神誰為

去聲

攜

此在射洪而野望也
日野望之時次聯遠望承上山水三聯近望起下傷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

神仍在上下四句分截 山發南荒水通楚界數千里
脉絡包在二句曰連曰蟠山形長而曲也曰散曰下水
勢分而合也獨鶴有似羈棲故見舞而訝饑鳥有感旅
食故聞啼而憐觸目傷情因思攜酒銷愁耳 顧注酒
暖則綠射洪寒輕故冬酒仍綠應上始淒淒極目二字
明點望字 金華山在射洪縣北縣又在涪水之西
方輿勝覽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一統志在潼川州射
洪縣北二里 漢書越嶲郡本益州西南外夷武帝初
間置唐書萬州越嶲郡屬劍南道御覽永昌郡傳云越
嶲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自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
平地東西南北八百餘里一統志今為四川行都司
常璩蜀志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
為郡後人謂之三蜀三蜀蜀郡漢郡犍為郡也 案宇
記巴州北水一名巴嶺水一名渝州水一名宕渠水渝
州今隸巴縣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
巴字故稱三巴 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橘溪力

溪無溪酉溪也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
謂五溪蠻也郭渠酉陽正俎云五溪皆槃瓠子孫所居
其後為巴春秋時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
各為一溪之長秦昭王伐楚取其地因謂之五溪蠻壤
宇記黔州涪陵水西北注涪州入蜀江黔州今辰州地
即五溪水也涪水至渝州與岷江合至忠涪以下五溪
水來入焉此云下五溪蓋約畧大勢言之謝朓詩獨
鶴方朝唳饑飈此夜啼張正見詩饑鳥落箭鋒元和
郡國志涪潼水與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
謂水口為洪因名射洪幽風十月萑穠而云為此春
酒蓋冬醖而春成也此詩春酒寒仍綠亦言冬酒極
目傷神四字對舉據成都野望詩用出郊極目從朱本
是為

冬到金華山觀

去聲

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鶴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寶應元年秋公自梓歸成都迎家再至梓州十一月往射洪乃是時作廣德元年雖亦在梓而冬已往閬州矣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厯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王京觀之後地志金華山上拂雲霄下瞰涪江有王京觀在本山上東晉陳勲學道山中白日仙去梁天監中建觀唐書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常讀書於金華山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首記

金華山觀上二山之高下二觀之麗黃希曰水經云涪水東南合射江故梓州云涪右朱注涪右在涪江之右也謝靈運詩衆山亦當空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詩陟彼崔嵬吳論山色上映若天光下垂而迴抱於丹臺瓊赤玉也與上紫字相應師氏曰蔚藍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杜田曰度人經三十二天

三十二帝諸天皆有隱名第一太黃皇曾天鬱繼王明
繼音藍蔚藍即鬱繼也趙曰蔚藍謂茂蔚之藍天之青
色如此若如杜說鬱作蔚繼作藍豈有兩字俱改易之
理今詩人言水曰按藍水則天之青曰蔚藍陸放翁曰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用之猶未有
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直謂天水之色俱如
藍耳恐又因杜而失之者也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
居金根經天闕上有瓊樓玉臺主衆仙出入之所也太
平經太空瓊臺洞門列真之殿
金華之內侍女衆真之所處
繫音計舟接絕壑一作杖

策窮縈回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

一作光死

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

此記登山瞻眺乃觀中冬景

從水而來故繫舟涉山之上故杖策層巔川谷遍覽山
水也玉女謂燒香者仙人謂訪道者
駱賓王詩薄烟

橫絕壑 陸士衡詩杖策將遠尋 應瑒馳射賦爾乃
紫回盤厲 謝靈運詩築臺基層巖 曹植詩仙人翔

其偶玉女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去聲我起激

烈傷雄才 此嘆學堂遺跡也 柱仄苔青見其荒涼臨

夜黃 各四句 江海詩青苔日

古詩長歌正激烈

陳拾遺故宅

楊德周曰陳拾遺故宅在射洪縣東武山下去縣北里許本集云予昂四

世祖陳方慶好道隱於此有唐朝道觀址而真諦寺在其左 碑目云陳拾遺故宅有趙彥昭郭元

振題

拾遺平昔居大屋 一作尚修椽悠揚 荒山日慘澹

宅 一作悠悠

英華作
崔萃

故園

一作國

烟

首記拾遺故宅
朝多君子何遜詩獨守故園扉

易林大屋之下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

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

此贊其才名過人上追騷雅
下踵揚馬六朝不足道矣子

昂為麟臺正字其位卑下

趙曰江左之詩至子昂而

初變蓋本乎離騷二雅也

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

盧藏用子昂別傳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
相如子雲風骨按揭揚馬皆蜀人故比之陳公易懸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

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

吳作趙

玉價

郭震

晉作震一作振

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此誌其交遊遺

迹公見壁上題筆因知趙郭同遊胡震亨曰趙有
美玉故此彥昭郭為縣尉起自通泉也鶴注彥昭與

元振同業太學故宜同遊唐書先天二年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彥昭相同故云多秉輔佐權也 湛方生云素壁流光 索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晴草書狀婉若銀鈎飄若驚鴻

年終古立

一作占

忠義感遇有遺篇

一作編

末從故宅感慨言盛事已往堂

宇終湮但詩留忠義自足傳之不朽耳 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皎然曰子昂感遇其源出於阮

公詠懷

朱注感遇詩多感歎武后革命時寓音神仙故公以忠義稱之

王嗣爽曰拾遺感遇詩著名已久然閱其本傳及集中所上書疏多侃侃忠直語此詩前提聖賢後結忠義蓋能立忠義乃是聖賢之徒而終古不朽矣公特闡其幽見其文章有本領也

謁文公上方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梓州內 維摩經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恒河沙

佛土前漢翼奉傳
云上方之情樂也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

音作

窈入風磴

丁鄧切

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

公廬

首記上方景象野寺二句遙望寺前石門二句
近至山門風磴二句入寺之路庭前二句直造寺

中矣

高下居僧房層疊絳氣橫日映霞光風磴石梯

凌風卷

舒風動藤蘿也猛虎卧庭比其法力神通江

淹詩絳

氣下縈薄注絳氣赤霞氣也洞簫賦標數紛

以扶疎

歸去來辭既窈窕以尋壑史記不避猛虎

之害

高僧傳惠永住廬山西林寺屋中常有一虎人

或畏之輒

驅出今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又潭州善覺

禪師以二

俯視萬家邑烟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

虎為侍者

去聲十年餘長

子兩切

者自布金禪龕只宴如大

一作火

珠脫

玷翳白月

一作日

當空虛

此贊文公道法
塵即在目前文公

說法之外又
登堂俯視烟

不下接塵世矣施金者至而禪心不動外忘物也中無所翳而虛明常在定生慧也

杜臆俯視二句便知上

方所由名

國策韓康子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

王粲登樓賦循階除而降兮
續高僧傳法雲講

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墜又勝光寺道宗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

戶內

一說以不下為不減十年恐於上文外字本句

餘字俱未安耳
西域記昔善施長者拯乏濟貧哀孤

惜老時號給孤獨願建精舍請佛降臨惟太子逝多園地典埴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即出藏金

隨言布地建立精舍

陳何處士詩禪龕八想淨義窟

四塵輕廣韻龕塢下室

嵇康詩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唐書天竺國王月羅逸多獻火珠鬱金菩提樹珠曰
佛書有牟尼珠及水月之說言其性之圓明也 楞嚴

經白月則光黑月則暗法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為黑白
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為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

名為黑月 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 去聲 何事忝

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

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末叙來謁之意 上六作悔語下六作悟語 詩酒為

障簪裾繫情則此中蕪蔓矣既知貴賤同歸於盡須向

心地用功刮膜去外來之蔽汲引開本性之覺 詠僧

家詩全用釋典乃杜公獨步處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

末段十二句收 標了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王勃

詩詩酒間長筵 孔魚詩吾子盛簪裾 鮑照詩同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無貴賤

李斯傳

國為

邱墟

楞嚴經

所說

自然

成第

一義

義淫

槃經

出世

人所

知名

第一

義諦

世人

所知

名為

世諦

弘明

集昭

明太

子答

問二

諦一

真諦

曰第

一義

二俗

諦亦

曰世

諦

華嚴

經菩

薩摩

訶薩

有十

種迴

華嚴

論有

心地

法門

涅槃

經如

盲目

人為

治日

造

詣良

醫是

時良

醫即

以金

篋挾

其眼

牒

法華

經或

行施

金銀

珊瑚

珍珠

琰瑱

瑪瑙

廣雅

車渠

石次

玉廣

車渠

出大

秦及

西域

諸國

楞嚴

經是

人即

獲無

生法

忍疏

云真

如實

相名

無生

法無

漏真

智為

忍

江總

樓霞

寺碑

汲引

之常

老子

嗟之

吹之

東坡

志林

云子

美詩

知名

未足

稱局

促商

山芝

又王

侯與

螻蟻

同盡

隨丘

墟願

闍第

一義

回向

心地

初知

子美

詩外

別有

事在

也王

嗣爽

曰王

侯與

螻蟻

同

盡隨

丘墟

不過

襲莊

列語

願闍

第一

義回

向心

地初

亦禪

門恒

談東

坡以

此四

句許

公得

道此

窺公

之淺

者余

讀公

詩見

道語

未易

屈指

而公

亦不

自知

也非

以學佛得之平生饑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煨煉之而動心忍性天機自露如鐵以百煉成鋼所存者鐵之筋也千古不磨矣西銘云富貴福澤以厚生生無不死貧賤憂戚以玉成成者不壞君子不以此易彼也

宋張表臣曰予讀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嘆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鴉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艷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雷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

而臨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聖圖天廣大宗
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竊
比攬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
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
以為蒸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不聞夏殷衷中自
誅褒姒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
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
屹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乃詩人之旨耳至於上
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王衣乃
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願聞第一義
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
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雅函服膺
華顙未
至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明甫
州詩內

黃氏編在寶應元年梓
又注後魏置射洪縣

唐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縣在梓州東南六十里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此叙

李交誼

劉向說苑太史謂武王曰愛其人兼屋上之

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孔叢子亦云愛屋及烏北史

李延壽序傳載閻信謂其祖李

曉之言曰古人相知未必在早

一作

邑正異
定作色
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去聲月峽

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此自叙行踪上四歎成都亂後

草堂不可復居下四傷出峽無資室家未有歸處

臆十金不可得而至妻孥莫保窮途之困可知南京

注見十卷
亂定徐知道已平枯槁謂景色蕭條楚

辭顏色枯槁
謝朓詩根株久離別
李膺益州記廣

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槌石谷東二里至明月峽
峽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若滿月因以為
名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三峽之始寰宇記明月峽在
渝州巴縣東八十里海賦維長綃挂帆席揚旌傳
家產不過十金蓋注古者一兩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
金直十千今日十金則為百千

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末仍稱其意氣 騏驎自喻志士謂李 此章中段

八句首尾
各四句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鶴注此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竄筋力豈能及征途乃吳作後一作復侵星得使諸

病入

從早行叙起有貧病交侵之感 蔡邕古歌不獲已人將老 詩終竄且貧詩傳竄者貧不能為禮

也 沈慶之詩朽老筋力
盡 鮑照詩侵星赴早路
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

裝逐徒旅達曙

一作曉

凌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

僕夫行不進駑馬若

郭作苦

維繫

此記早行景事窮難自立逐隊依人此早行

之故日蒙霧承達曙江流急承凌險僕倦馬疲言征途
况瘁在困無獨立說出饑餒依人英雄氣短真是無

可如何耳 杜臆寒日清江二句寫途間早景入妙
徐陵天台山館碑蕭然道氣卓矣仙才 庾敳云處衆

人中居然獨立 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
顏延之詩改服飾徒旅 潘尼詩世故尚未夷嶠函方

險澀 宋龔芥隱筆記陰鏗詩野日燒中昏山路入江
窮此寒日清江二句所本黃希曰清江指射洪水唐曰

江為山所激也 楚辭僕夫悲余馬懷兮 列子駑馬
捷車可得而乘也 潘尼詩翔鳳嬰籠檻驥驥見維繫

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

一作

悵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

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

一作

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

朱泣

此迷途中情緒

霧釋路平乃見疎散風景此處

差堪慰懷惜非曩時遊興耳且衰顏暫破前往恐

無勝境窮途之哭歧路之悲終不免矣仍應年老困窮

意此章四句起後兩段各八句楚辭寥汀洲兮杜

若所尚懷謂意所好尚梁景陵王傳善立勝事

阮籍途窮注別見淮南子楊朱見歧路而泣之謂其

可以南

可以北

申涵光曰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

老方憂已無可奈何矣起語悵然鄙人寡道氣在困

無獨立他人不肯

自言然正是高處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此自射洪之通泉而作也

魯書曰地理志通泉縣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俗號沈家坑公至此眺覽

山水而作

舊唐書通泉漢廣漢縣地隋縣也寰

宇記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絕壁二

十餘丈水從山頂湧出下注涪江新書大歷二

年屬遂州一月按唐通泉縣今併入射洪縣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

一作人遠鳬鴨

亂登頓生

一作坐

曾陰歌傾出高岸

此記山行之迹曉行霑霧至午方

收蚊蚋集見地煖鳬鴨亂見境幽登頓歌傾來路崎嶇

也劉孝威詩溪行暗難開庾信詩山深雲濕衣

天台賦義和亭午游氣高塞劉伶詩蚊蚋歸豐草

登頓登而且頓謝靈運詩山行窮登頓江淹詩曾陰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五

萬里生 詩
高岸為谷

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盡

日 一作

窮壯觀

讀去聲

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

此記驛前之景

從驛望郭通泉已近也川自山而注江故見其綺麗
遠寂寞遙望悠然夕滋漫晚照增輝 謝朓詩衰柳尚

沉沉 何遜詩輕烟淡柳
劉楨詩綺麗不可忘

傷 一作知

時愧孔父去國同王

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未叙已情見山水不足以
舒憂也 此章前二段各

六句末段四句收
之意 趙次公曰漢獻帝西遷王粲之荆州依劉表其

杜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

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
構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

鶴注郭公魏州貴鄉人宅在京師
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尉通泉時

所居此自射洪
之通泉時作

豪俊

一作傷

初未遇其迹或脫畧代公尉通泉

一作通泉尉

放

意何自若及夫

扶音

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

伊常情度

徒角切

此言其才品不凡

疎於作尉而長於立朝正見大受不可小知漢武帝制

策廣延天下之豪俊

唐書郭元振傳郭震字元振以字顯授通泉尉任俠使

氣撥去小節

陶潛詩放意樂餘年

通典注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周禮諸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

服

唐書先天二年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吳都賦噴薄沸騰崔瑗張衡碑文磊落煥炳與

契神合

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辯尊親指揮存顧

託羣公有一作

見

慙色王室無削弱迫出名臣上丹青照

臺閣

此言其功在社稷

趙次公曰代公定策在肅宗

先天二年去中宗神龍改元凡八年今詩云定策

神龍後蓋太平擅寵始中宗朝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

俄頃二句謂太平既誅則尊位有歸親傳不失所以成

肅宗付託之意前漢宣帝紀論定策功益封霍光等

任昉表寄深同氣遂荷顧託通鑑晉紀司馬國璠

曰劉裕削弱王室唐會要元振配饗立

宗廟古詩為焦仲卿妻仕宦於臺閣

一作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丁亂顧步涕橫落精魄

凜如在所歷終蕭索

二句他本在噴薄下草堂本在此處

高詠寶劍篇神

交付冥漠

此經過故宅以弔古意收吳論前作先故宅而後拾遺此作先代公而後故宅各見作

法

此章三段各八句

楊泉五湖賦有大禹之遺跡

謝朓後園賦清陰起兮池館涼

江賦夏后疏鑿

禮記師乙曰臨事而屢斷勇也

陸機詩顧步咸可懼

曹植詩精魄飛散

庾信詩蕭索無真氣

王儉褚

淵碑仰南風之高詠

潘岳夏侯湛誄心照神

交唯我與子

謝惠連祭古塚文號為冥漠君

俄頃辯尊親推其決機之明壯公臨事斷服其應變

之敏二語能寫出英雄手段苟或之失身誤於不能

辯陳實之債事失於不能斷杜

詩論人必具特識推此可見

元振寶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

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

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

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

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

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雖復沈埋無所用
猶能夜夜氣衝天

觀薛稷少

去聲

保書畫壁

鶴注此亦在通泉作王洙曰稷字嗣通叔之從子

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
後莫能繼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
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唐宗在藩
留意文學嘗喜之及即位遷黃門侍郎歷太子少
保會實懷貞以附太平公主
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

去聲

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

一作誤

但見書

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水邊畫

胡化切

藏青蓮界書入

金榜懸

首將詩篇引起書畫古風謂詩體陝郊篇仰稷所作翻譯名義集優鉢羅此云青蓮花

看平聲垂露安不崩亦不竄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

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記書畫

遺跡垂露四句言書西方四句言畫王惜文字志

懸針小篆體也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道勁阿那如濃

露之垂故名詩不竄不崩注竄虧也興地紀勝薛

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

趙曰稷書慧普寺三字乃真書傍有鼎屬經捧此其蛟

龍岌相纏也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法書要錄至於

蛟龍駭獸奔騰擎攫之勢心手隨變不知所如是謂達

節西方變言所畫西方諸佛變相西陽雜俎唐人謂

畫亦曰變沈約詩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遠此

注發地扶屋椽謂西方之像起自地面直至屋椽

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上聲後誰復扶又來通

泉

從題外推開作結 郭薛題留皆成壯觀矣將來誰復到此而繼其韻事乎語含自負意 此章前二段

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西都賦娛遊之壯觀

蔡曰趙

彥昭傳云與郭元振薛稷善

元振傳云與薛稷趙彥昭

同遊太學蓋郭與薛舊為

同舍後又會於通泉也

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

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途日暮憂思

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

米極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去聲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提首

薛公畫鶴

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

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

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梁元帝駕鵞賦青田之鶴晝夜俱飛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北史劉歊矯然出塵如

雲中白鶴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

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鷖隣

此詳寫畫筆神妙低昂二句摹其形體萬里二句想其精神低昂飛伏之致磊落英奇之狀勢可萬里正

見志氣之遠森然會神不在粉墨之迹矣白鳳倉鷖乃借外象以相形摯虞鵞鷖賦一低一昂乍浮乍沒

黃瓊疏朱紫共色粉墨雜糅崔豹古今注雄朝飛據雌雄羣遊於山阿王褒頌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顏

延之詩威遲良馬頌揚雄甘泉賦吐白鳳禽經白鳳謂之鷖詩有鳴倉庚爾雅疏黃鷖留一名倉庚一名

庚高堂未傾覆音常一作得慰嘉賓曝露牆壁外終嗟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五八

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滂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

能馴

此從畫壁生慨壁經風雨在畫鶴終當滅迹然看赤霄冥舉即真鶴有時遁形凡物皆當曠觀矣

朱云本咏畫鶴以真鶴結之猶之咏畫鷹而及真鷹咏畫鶴而及真鶴咏畫馬而及真馬也公詩格往往如

是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詩我有嘉賓暴露

露畫則暴日夜則露濕也左傳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

不時七命挂歸翮於赤霄之表詩品真骨凌霜

江淹賦夕飲玉池津洙曰有遺支適鶴者適曰爾冲

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

所往類延之詩龍性誰能馴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鶴注此寶應元年十一月往通泉時作

全蜀總志野亭在射洪縣治東北杜詩序景臨山水即此地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

扶又切

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

華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遇

一作過

形

舊作于善本作形

勝得醉即為家

上四寓景言情應作自解語

乃感傷語下四逐句分亭臨山水承江流烟對

浦沙承日斜遇此形勝則異地相忘醉即為家故舊京莫問耳謝朓詩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為客歎息東流

水何如故鄉陌北齊盧詢詩別人心已怨愁空日復斜曹植詩離別各異方劉孝威詩為貪止山水

鮑照詩漢漢村烟起李百藥詩前埕枕浦沙徐幹中論被髮而狂歌徐惟詩表裏窮形勝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

江

一統志東山在潼川州東四里隔洛江層巖修阜勢若長城杜甫有詩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五九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

多暇日陪驄馬遊

首叙設宴之由東山之宴侍御為主而曰姚日陪遊者蓋前此已迭為

賓主矣

豫章王嶷賡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美政

後漢書陳實補闕喜長再遷除太邱長修德清靜百姓

以安地理志太邱屬沛國曲禮上客起史記老子

為柱下史吳論多暇方遊見不以耽酒而廢政夏侯

湛傳政清務閒優游多暇

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

桓典為驄馬御史注別見

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

扶又切

攜美人登綵舟笛聲

憤怒

一作怒

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

聽曲低昂如有求

自登山而泛江曲盡主人豪興一分為兩段故一句五句連拈韻脚

張衡鄴酒賦錯時膳之珍饈南都賦珍羞琅玕
聚登樓賦聊假日以銷憂何遜詩分手清江上
楚

辭白日晚晚其將入美人官妓也漢武帝秋風詞搗
美人兮不能忘橫中流兮揚素波梁簡文帝詩澄江

驚綵舟漢書叙傳戰士憤怨梁武陵王紀詩燕姬
奏妙舞楚辭載雲旗之逶迤注逶迤長貌庾信對

燭賦燈前拊衣疑不亮曹植詩大魚若曲陵荀子昔
者甄巴鼓瑟而遊魚出聽蔡邕彈琴賦感激弦歌一

低一昂記如
有求而弗得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
音洛

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
江一作

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

露一作
過
霑人衣
從樂極悲生結出規諷之意
船重浪湧不行破碎星河影蕩色不動敘容知

懼莫相違毋忘警戒也請公指在座賓主此章四句
起下二段各八句晉樂府子夜變歌三更開門去
晉書謝安嘗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
張衡西京賦取樂今日遑恤我後尉繚子焉有喧呼
醜酒以敗善類乎沈約詩惟星河猶可識賈誼早
雲賦相擊衝而破碎古詩四座且莫喧史記信陵
君傳賓客皆驚記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王濟書迴
船過軍留侯世家上起去罷酒史記廉頗傳披甲
上馬曹植詩歡會難再遇秋風詞歡樂極兮哀情
多魏文帝樂府谿谷多悲風霜露沾人衣謝莊月賦
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漁陽

此當是寶應元年冬晚在梓州作趙使曰
公在梓州聞雍王授鉞作此詩以諷諸將也

漁陽突騎

去聲

猶精銳赫赫雍

去聲

王都

一作前

節制猛將

去聲

翻

一作

然恐後時本朝

音潮

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

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

音計

書請問燕

平聲

者舊今日何須

十萬兵

上四諷賊黨之歸順下四慰燕人之向化官軍精銳節制得人彼河北諸將翻然而來猶恐

後時若不入本朝真失計矣又為慰諭燕人之詞曰當時祿山猖獗尚築壘以防退走今王師破竹思明旦夕

奔竄諸耆老當亦知之否耶後漢書吳漢亡命在漁陽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晁錯傳輕車

突騎師古注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陳也詩赫赫厥靈唐書寶應元年九月魯王迺改封雍王冬十月以

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統河北朔方及諸道行營回紇等兵十餘萬進討史朝義會軍於陝州王即德宗也

荀子桓文之節制猛將指河北降將時薛嵩以四州來降張志忠以五州來降舊書祿山反時築壘范陽

北虢雄武城峙兵聚糧
書用魯仲連約矢射聊城事

花底

鶴注花柳兩章當是廣德元年春梓州作宜在遣憂之前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

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

廣韻入去聲

委泥

沙

此詩咏花有妍華易謝之感則意在惜花也

紫萼包乎藥外黃鬚映自花中花上四句對花驚喜下

之內外俱麗矣行暮雨見花潤入朝霞見花鮮潘安縣見花多留衛玠見花美莫委泥沙不忍觀其零落耳

此咏梅花也在下章點明晚出左掖詩亦言花底乃指桃花有春色醉仙桃可證

顧注萼花蒂也藥鬚頭之

點也花鬚多是黃色
朝霞
晉潘安仁為河陽令縣皆樹花
衛玠風神秀

興乘羊車入市
見者以爲玉人

柳邊

只道

去聲

梅花發那

一作誰

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

一作

藥

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

平聲

老盡灞

上遠愁人

顧注此詩咏柳有時光迅速之感

首二初春之柳

漢南灞上借柳寄慨枝動故翻燕葉密故藏鸝漢南之柳應且老盡自沉淹留灞上之柳遠亦愁人遙憶長

安也

顧注兩句用柳事調穩而味長

古詩枝枝相覆益葉葉相交連

喚回午夢一黃鸝用燕鸝而語更逸枯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三輔黃圖灞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

此手折柳贈別
名曰銷魂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云收兩河
春在梓州作

此廣德元年
唐書寶應元

年冬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進克東京
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恒趙等州降
次年春正月朝義走至廣陽自縊其將
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

平聲

妻子愁何

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

一作日

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

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

去聲

襄陽向洛陽

原注余
田園在

東京 上四聞收復而喜下思急還故鄉也
涕痛憶亂離破愁而喜歸家有日也縱酒承狂喜還鄉

初聞而

承妻子末乃還鄉所經之路顧注忽傳二字驚喜欲絕愁何在不復愁矣漫卷者拋書而起也黃生注此

通首叙事之體劍外見地青春見時曰作伴者風和景明能助行色也舊注巴縣有巴峽巫山縣有巫峽裏

陽屬楚洛陽屬河南顧注公先世為襄陽人祖依藝為輦令徙河南父開為奉天令徙杜陵而田園尚在洛陽

顧宸曰杜詩之妙有以命意勝者有以篇法勝者有以理質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此詩之忽傳初聞却看漫卷即從便下於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千載如見王嗣奭曰此詩句句有喜躍意一

氣流注而曲折盡情絕無粧點愈樸愈真他人決不能道朱翰曰涕淚為收河北狂喜為收河南此通

章關鍵也而河北則先點後發河南則先發後點詳畧頓挫筆如游龍又地名凡六見主賓虛實繫繫如貫珠真善於將多者黃生曰杜詩強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數首及此作而已言愁者使人對之欲

哭言喜者使人對之欲笑蓋能以其性情達之然墨而後人之性情類為之感動故也使舍此而徒討論其格調剽擬其

字句抑末矣

遠遊

此詩乃廣德元年春作寶應元年史朝義戰敗北渡河帥衛兵來戰又敗走所謂寇騎走

者也

賤子何人記迷方

一作苦

著

涉畧切

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

莫葛切

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邊騎

去聲走

失喜問京華

首聯遠遊之迹三四言景五六遠遊之事末二言情何人記言舊交已疎著處家

謂行踪無定風竹江沙自况飄搖流蕩即景寓情善於變化傳言未確故云似聞不覺失喜猶云失聲失笑

顧注著一失字從前之揣摩憂慮當日之驚疑踴躍
種種如畫鮑照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杜臆迷
方本論語遊必有方意江沫流水之淳莊
子流沫四十里宋之問詩失喜先臨鏡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在梓
州時作詩云隨春入故園戰

場今始定蓋是年
春史朝義初滅也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

去聲壯跡有但舊作

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

同

雙雙新燕子依舊已

銜泥

此章登樓而興羈旅之感
承行路下四承登樓

杜臆首聯情景並提次聯
行路之難不一故用

如此二字該之起語無限悲涼
哀年流落此身却無
少壯而浪迹但有羈樓兩句各倒轉一字便語新而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協矣水流城下登樓所見風送鼓聲登樓所聞新燕巢樓而旅人無定對景傷情語意雙關數句中有梓有

春有樓寓景言情相融入化古樂府題有行路難王粲有登樓賦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杜律首句有語似承上却是突起者如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行路難如此

登樓望欲迷既艱忽又陡健此皆化境語也

天畔登樓眼隨春一作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晉作柳

更一作豈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平聲須理舟楫

長嘯下去聲荆門次章登樓而動去蜀之懷上四遙望故園下四追思吳會蓋恐北歸未能轉

作東遊之想也杜臆心之所至目亦隨之故登樓一望而天畔之眼遙入故園朝義既平戰場定矣洛陽

園柳能復存乎

公少遊吳越故思勝事自蜀江至吳

必取道荆門也

蘇武詩行役在戰場哀江南賦鈞

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袁山松宜都山川記南崖

有山名荆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然

趙汙曰五言近體句中用一虛字幹旋詩家以為難
若一句中用兩虛字抑揚見意惟老杜能之而陳從

山妙得其法

有感五首

鶴注此廣德元年逐時有感而作非止
成於一時盧注五章乃收京後追述

當年時事蓋痛其
前又勉其後也

將去聲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白骨新交戰雲

趙汙
作輪

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騫

首章歎節鎮不能禦寇當時將帥負恩不知盡心報國以致邊土爭戰而敕使不歸後四句乃戰和兩

意

勞聖主承兵戈報皇天承恩澤新戰之地即舊拓之邊傷今思昔也時李之芳使吐蕃被留經年故用張

騫乘槎為喻

前漢黃霸傳左右之官皆將帥也又

數下思澤

吳質書念蒙聖主恩皇天比君楚辭皇

天無私阿兮

北史高琳為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羣公

仍賦詩琳詩曰寄言寶車騎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

沙漠淨妖氛何以報天句本此魏許昌碑表白骨既

交於曠野溫子昇為高敖曹謝表羣龍交戰曰雲

臺思開國功臣也通鑑漢武帝曰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杜佑曰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

連溫子昇答齊神武勅開拓邊境為國立功漢張

騫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經匈奴奴留騫十餘載後

亡歸漢朱注張騫窮河源無乘槎之說張華博物志海

上有人每年八月乘槎到天河未嘗指古張騫宗懔歲

時記乃云武帝令張騫尋河源乘槎而去趙蔡俱疑慄
為訛或云張騫乘槎出東方朔內傳今此書失傳度肩

吾奉使江州詩漢使俱為客
星槎共逐流正用此事也

洪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
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
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
平天子亦憂厭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豈是心也

幽薊餘蛇

樊作
卦

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

去聲

者日

相望

平聲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

去山陽

此章數鎮將之擁兵
五六承次句末二總結

上二分提三四承首句
蛇豕指河北降將虎

狼指吐蕃羌夷諸侯不修職貢致煩朝使諭旨近在內
地尚有隱憂況青海越裳能勤遠畧乎蓋由人君急於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十一

李

息戰以致國威不振也

國

賈山至言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

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

董仲舒傳

使者寇蓋相望

朱注天寶後南詔叛唐歸吐蕃屢為

邊患此詩青海指吐蕃越裳指南詔也

南史林邑國

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杜氏通典交趾之南

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重譯而獻白雉

易師

上文大君有命

宋之問詩漢皇未

息戰書武成篇歸馬於華山之陽

此詩末二句向有三說舊注謂戒當時生事外夷者

其說迂而不切觀吐蕃入寇郭子儀僅以二千騎從

事亦何暇生事乎杜臆謂推原禍本因玄宗大開邊

釁致貽患至今若早能息戰歸馬馬有此禍乎玩詩

語意亦不相合按廣德元年史朝義既誅河北諸將

皆降僕固懷恩奏留降將分帥河北唐世藩鎮之禍

實自此始詩言息戰歸馬蓋欲收鎮兵以實關內時

子儀在京可為統領一以銷北顧之憂一以備西侵

之患此最當時大計惟此計不行而後有吐蕃之臨
京懷恩之犯關不勝紛紛多事矣考大厯八年子儀
入對謂河南等鎮彈屈稟給未始蒐擇請追赴關中
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久長之策也公之
熟籌時事正
與汾陽意同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

取金湯固長令

平聲

宇宙新不過

平聲

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此章歎都洛之非計上四迷時議下四誣時事議
者謂帝幸東都其地舟車咸集貢賦道均且傳倉多積
粟春待駕臨此特進言者之侈談耳豈知國家欲固金
湯而新宇宙實不係乎此若能行儉德以愛人則盜賊
本吾王臣耳何必為此遷都之役耶
單復注盜賊本
王臣即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謂也
顧注是年天興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七

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駿馬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請却之不聽代宗漸有奢侈之志故以儉德規之世說晉元帝問洛下消息史記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馬

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賈誼曰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

書慎乃儉德詩莫非王臣楊德周曰盜賊本王臣駕馭撫綏俱在其中

朱鶴齡曰唐江淮之粟皆輸洛陽轉運京師時劉晏主漕疏浚汴渠故言洛下舟車無阻貢賦大集當急布春和散儲粟以贍窮民王道俊傳議曰傷春詩有近傳王在維及滄海欲東巡之句則此詩為傳聞

代宗將幸東都而作也史稱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廣德二年二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晏乃疏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公之意唐建東都

本備巡幸今汴洛之間貢賦道均且漕渠已通倉粟
不乏只待翠華之臨耳勿謂洛陽陋阨無金湯可守
乘此時而赫然東巡號令天下則宇宙長新矣蓋能
行恭儉之德則率土皆臣盜賊豈足慮哉王導論遷
都云能弘衛文大帛之冠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
則樂土為墟公意正此意也按此二說亦無據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

音潮

授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此章

諷朝廷建宗藩以懾叛臣上二即景託興引起強幹
下文親賢封建即申明此意桂比王室梧比宗藩曰
急曰凋見其侵陵削弱矣惟國家本幹強固則節鎮自
然臣服昔上皇在蜀一命親賢往鎮而制詔遂至遙傳
此當時已行之成驗也今若依古封建之制可以坐銷
亂萌何待聽簫韶而始見太平哉黃生注卑宮承前

儉德來

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桂樹華不實黃雀巢

其顛注桂赤色

漢家象張正見詩丹桂有藁香鮑照

詩青梧葉方稀

後漢丁恭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

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

宋意疏春秋之義諸父昆

弟無所不臣

六韜凡國有難君名將授以斧鉞左

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注親賢同姓也晉武帝詔益州

素號難治宜以重鎮親賢撫之

按天寶十五載七月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朔方河東河

北平盧節度使南取長安洛陽此即親賢授鉞之制詔

也時上皇初幸蜀中行宮草創故曰卑宮魏都賦察

卑宮於夏禹劉勰曰古者王言同稱為命秦并天下

改命曰制令曰詔肅宗乾元二年以趙王係為兵馬

元帥詔曰靖難平寇必資於金革總戎授律實仗於親

賢寶應元年代宗即位以雍王适為元帥詔曰國之大

事兵馬為先朝有舊章親賢是屬此肅代兩朝

授鉞親賢相沿為定制矣虞書蕭詒九成

盧元昌曰公是年為閬州進論巴蜀安危表一則曰
願陛下度長計大遠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賢
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曰臣特望以親賢
為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與此詩相
表裏

寇

一作盜

滅人還亂兵殘將去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

一作

玉執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

問瘡痍

此章慨當時重節鎮而輕郡守之跋扈下四傷州郡之誅求

寇滅而人還亂上四責諸將

者由兵少而將自疑也在諸將實封爵土絕非假攝者
比何以不思報主而反懷貳心耶且節鎮權重則徵斂
日繁郡守不得自主故領郡常無氣色而之官每有怨
詞代宗端拱方新何不下哀痛之詔以恤窮民乎知恤

民疾苦則當重司牧之任以免節鎮之牽制也杜臆
僕固懷恩恐賊平寵哀秦留薛嵩等分帥河北此兵殘
將自疑也田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為兵又選驍
騎萬人自衛謂之牙兵此寇滅人還亂也殘乃殘少
之殘非殘害之殘後漢公孫述傳光武下詔曰勿以
來歙岑彭受害自疑邵注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為大
將顧注廣德元年諸道節度使並加實封所謂名絕
假也漢書韓信傳信使人言曰齊邊楚不為假王以
鎮之其勢不定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
假為趙注名絕假言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宋王神
女賦比之無色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左傳我有
詞也盧注哀痛詔即是年柳伉疏中天下其許朕自
新之意邵注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以自悔過
隋煬帝詩端拱朝萬國李布傳創痍未瘳創瘡同
王嗣興杜臆曰詩人尚風其弊也烟雲花草湊砌成
篇核其歸存恍無定處杜詩宗雅頌比興少而賦多

如此五首皆賦也即用此興意有所主總歸於賦故
情景不一而變化無窮一時感觸而千載長新 又
曰讀此五詩皆救時之願盡報主之赤心自許稷
契真非虛語耳食者謂公志大才疎良可悲矣
黃生曰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誨人君
也然此雖誨人君未嘗不責其臣以疆圉國事敗壞
至此皆人臣之罪也公平日諄諄論社稷憂時事者
大指盡此五首 又曰此五首在公生平為大抱負
即全集之大本領從來讀杜詩者並未拈出 又曰
末首通結數章之意而歸本於主德所謂君仁莫不
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務格君之心者具於此見之讀
此五章猶以詩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
言矣

春日戲題惱郝使

去聲

君兄

一本無兄字

鶴注寶
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

欽定四庫全書

相詩刊刻
卷十一

泉時郝招飲出二姬以侑樽次年春公在梓州因作此詩以戲之此廣德元年作

使

去聲

君意

一作俊

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

金驤裊佳人屢出董嬌饒

此追叙通衆之宴郝常見招即其意氣馬乃佳人所乘

者故下文有再騁之句

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唐書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龕良細馬稱左龕馬稱右

黃希曰馬謂之金驤裊因漢武帝鑄金為麟趾裊蹄詩人遂用之盧照隣詩漢家金驤裊王臺新咏宋子

侯曾有董嬌饒詩

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

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

吳作雪

練

此望郝攜妓而來自通回梓郝在東公

在西故借水流燕飛以起興不相見指佳人而言王趙乃使君家妓江水即射洪江古樂府東飛伯勞西

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沈約詩遙商發海鴻連翩出
簷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又思倖傳論素練丹

魄至皆兼兩

通泉百里近梓州請

一作諸

公一來聞我愁舞處

重

平聲

看

平聲

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末

再致盼望之詞
百里搗鼓勢所

不能亦空想花容而已故曰戲曰惱也
此章三段各四句
九域志通泉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茲云百里

舉成數言耳

酉陽雜俎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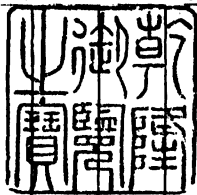
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
杜田曰唐明皇宴於清元

小殿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約供

奉夫人請一纏頭王洙曰唐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

賓客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技

元寶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杜詩詳註卷十一